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二

愼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孫善恕賢綸校字

昭公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管見 去年秋八月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其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必謂晉侯之怒公未已而辭之也一越今年春而意如乃至自晉豈晉侯之釋然於公而遽歸意如哉蓋由意如之賂晉卿而使請于晉侯即因晉卿以賂晉侯而使

晉侯遂從其請耳其請之之辭又必謂皆邾之所愬于會者皆出自公而非意如之罪也是時晉侯夷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其執政韓起為最荀吳佐之惟所欲為耳故昨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傳稱荀吳告韓宣子使辭公宣子即韓起也及此春之意如至自晉傳又稱魯之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以告韓宣子使歸意如中行穆子即荀吳也然則意如之倚韓荀二家以賂細結得假晉侯之權以制魯君而庇季孫者亦惟所欲為矣度其至自晉以後其專橫益為公所不堪也時之孫于齊卒客死于乾侯非遇是為僭逆之始基乎討前隱桓莊之世有公族為大夫而強族無君皆削氏而序其名如所書無駭書翬書挾書柔書溺者是已今桓族有季孫氏至意如而無君特甚則其從削氏書名之例固其惟孔子與意如同時其加之貶絕猶必以婉出之故其名意如而不及氏亦可使讀春秋者疑于前書晉人執季孫意如則今之至自晉者本一事之始終則其氏可省以非同于削氏而序其名之常例也此

正傳之所謂志而晦者與然執季孫意如在去年秋八月此其至自晉者在今年春又可使讀春秋者當于既隔年則不得如事之同在一年者可緣前文以從省即仍不桑于削氏而存其名之正例也此又傳之所謂微而顯者與

三月曹伯滕卒

[晉旦]此曹武公也其先為曹伯負芻又其先為曹伯廬前成公十三年宣公會晉師伐秦曹伯廬卒于師襄公十八年成公會晉師圍齊曹伯負芻亦卒于師凡皆迫于伯令非王事也夫豈其死所哉至曹伯滕嗣之凡在位二十七年及茲昭公之十四年三月得書曹伯滕卒是必在其國而卒于路寢也亦云幸矣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管見莒子去疾卒立其子郊公狂蓋猶在幼稚而以公子意恢輔之時莒大夫蒲餘侯茲父善于莒子去疾之弟庚輿去疾子郊公又獨善于公子意恢而惡公子鐸鐸因與蒲餘侯謀使殺公子意恢公子鐸遂迎庚輿于齊立之郊公不知所在蓋為莒之沈毅有力者所匿初不令公子鐸及蒲餘侯之徒得而蹤跡之也故經不書出奔但書莒殺其公子意恢以見改立庚輿皆之倡逐郊公有如此耳至左傳言郊公出奔齊殆未必其常就傳求之既以庚輿先亡在齊及茲而公子鐸如齊逆之齊復使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齊之田若使郊公果出奔於齊齊豈不能執郊公以

怙庚輿而更索賂因截觀此後十年當昭公之二十三年
莒子庚輿來奔為後立郊公也其在位終西狩獲麟之時
而未聞其卒據此推度當必有人焉能隱恤之至十年而
保全無恙乃能推奉之至二十七年而安穩不搖也或謂
莒之先匿郊公而後復立郊公者莫可指目亦不能無疑
焉按下二十三年傳云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
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是即可為出庚輿而納郊公之
機矣維時賴有莒大夫烏存帥國人而逐之庚輿將出聞
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復有莒大夫苑羊牧之
謂庚輿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夫
非恐庚輿之不遂奔魯而更速之使去莒乎然則莒郊公
之以匿存其身以復立安其位者即賴此烏存苑羊牧之
二大夫與令公子意恢受著邱公去疾之顧託而不能其
事身既遇害使君亦瀕于危苟非莒二大夫之沈毅有力
其何能為之救敗而圖終耶若傳之言莒庚輿來奔直結
出齊人歸郊公當與此言莒殺其公子意恢直指入郊公

出奔齊者皆齊。廢定而未審之辭不宜泥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管見前吳子乘亦稱壽夢生四子長遏次餘祭次夷末季則札也壽夢初以札為賢欲立之札固辭乃立遏由遏及餘祭餘祭及夷末三傳皆兄弟相及欲終致國於季札以稱其父壽夢之意至此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將立季札札辭益二夷末乃立其子僚焉遂此後之二十七年而吳弑其君僚則遏之子闔廬所弑也闔廬經書光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晉見禮記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魯公廟本無文稱由成公六年季孫行父始立武宮然後易魯公之廟號為文宮耳至襄公二十年冬十月季孫行父卒其謚曰文必令從享於文宮以別於武也至昭公七年之冬十一月季孫宿卒其謚曰武亦必令從享於武宮以別於文也但魯以周公之太廟為最尊其魯公武公之比於文武世室者亦當以文宮為尊矣何以此十五年之二月癸酉獨稱有事於武宮也哉蓋緣先之十三年秋晉會諸侯同盟於平邱以聽莒邾之愬辭公使不得與盟其勢將遷覇國以執公而不果乃執季孫意如以歸公得至自會及昨十四年正月意如亦至自晉此在意如之心將謂公之幸免於執必由武公之靈足以陰懾晉侯之魄而告之即亦自謂其不免於執而遽得釋必由武公之靈及其父季孫宿之靈足以默脇晉侯之衷而脫之也其可不於反而告至以後特有事於纘戎祖考之武宮乎意如以是白公公亦莫敢不諾矣至於以此十五年二月癸

酉方有事於武宮籥入而叔弓卒彼叔弓者爲叔老之子系出於宣公之母弟叔肸也襄之二十二年叔老卒叔弓固當襲其卿職矣經事襄昭二君先從季孫宿佐政十八年又復從季孫意如八年其間出使於滕宋晉楚諸國而外如疆鄆田敗莒師又從伐莒復圍費其帥師者有戎功亦魯之重臣也適當涖事武宮及籥入而卒爲之去樂卒事此於先王之定制無可考殆亦習聞宣公有是亡於禮者之禮遂踵而行之耳攷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與此年之於叔弓大畧相類而文義亦有辨焉葢籥爲舞器之有聲者既言去籥則樂之盡去可知若此惟稱籥入無去字則不得不以去樂明指之矣且凡樂器皆宿縣惟舞者以當事乃入故特稱籥入以著其適當有事於武宮之初而叔弓卒也況乎春秋之記宣公亦越昭公者雖並爲有事而宣公於太廟昭公則於武宮雖統爲去樂卒事而宣公於繹日昭公則於祭時又何可混而一之也耶

夏蔡朝吳出奔鄭

〔晉見〕馭吳。杜注但云故蔡大夫聲子之子。則是本無付也惟彼蔡之國人盡皆屬之目耳。此前之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一月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使公子棄疾爲蔡公。朝吳必心傷之。而莫如何也。十二年冬。楚子伐徐以懼吳。次於乾谿。前楚子昭殺觀起。其子觀從在蔡。事朝吳。乃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從固以父死怨楚而謀作亂以復蔡也。是實深中朝吳之隱。能不爲之助乎。故觀從遂以蔡公棄疾之命。名公子比於晉。並名在鄭之公子黑肱。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棄疾方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公子比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國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

欲。且達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名二子而盟於鄧。許。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即帥師以入楚。蔡公棄疾使人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乾谿之師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沿夏將欲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圍以歸。王縊而死。當蔡公棄疾之除王宮也。國每夜駭曰。王入矣。其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曼成然走告於公子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更名居。旋封陳蔡。使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亦即名觀從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又以朝吳與有力。並授以官。蓋亞於觀從者。然朝吳志一於蔡。既幸楚之復舊國而置新君。所願得矣。豈屑計其身之榮哉。適及茲十五年。而楚有讒臣費無極。以朝吳在蔡

恐其将有寵於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得必求之吾助子請此不知已者之言朝吳固當以為汚吾耳矣無極又請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此所謂上之人非即前嘗事朝吳之觀從乎彼其處朝吳之将有寵於王者與無極不謀而合乃即一切不顧而以蔡人逐之也由是朝吳以逐出奔既非怨然於蔡而其出奔鄭者並不往怨於楚詎不謂楚子居之信讒固不可與言哉觀其出奔鄭之後王聞之怒詰無極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人之與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楚子居遂不復言則朝吳之先見為極審矣夫朝吳先無位於蔡而遭楚之加禍既不忍於有托而逃脫然獨抱其忠後受官於楚以佐蔡之復興又實緣於有故而去飄然獨完其節故春秋特深嘉之亦重慨之書曰蔡朝吳出奔鄭蓋以朝吳繫之蔡欲見蔡人之心乎蔡者更無有對也而其事蔡侯

盧特居下位則不得舉其爵以辱朝吳矣至於不容於蔡而出奔鄭此為上位覬從之所幸顧非蔡侯盧之大不幸耶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管見晉之荀氏為隰叔之後食采於荀因以為氏及荀息之子荀林父將中軍又以中行氏稱焉惟春秋書氏必從其朔或一宗而別為之氏者皆一例削之故荀吳不稱中行吳也鮮虞在今真定府新樂縣西南雖狄類而未嘗為中國患值是昭之十二年冬晉伐鮮虞未得志復於茲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其師無名惟是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耳然亦但書伐鮮虞而已究之何嘗得志也哉至傳稱荀吳伐鮮虞圍鼓三月以鼓子鳶鞮歸於經文

無可推見。

冬公如晉

〔管見〕此昭之十五年。即晉侯之五年也。公以其冬如晉。蓋緣霸令有五歲而朝之成例耳。至十二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而公僅免。公必親往拜之。則是年冬十月之公如晉是矣。若其至河乃復。實由意如賂晉卿而使辭公。晉侯固不知也。即可料明年春之得見晉侯。公亦必不敢言。

十有六年

春

齊侯伐徐

[管見]趙氏鵬飛曰徐自齊桓之霸內從北方宣成襄之世不見於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人以其貳於吳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從楚伐吳其後比於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徐俛俯其威從也無桓公之德而望桓公之服徐吾見其不自量爾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謂以為別大夫之專兵是也家氏鉉翁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於牡丘次於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也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忘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說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季氏廉曰此為晉霸既衰齊景爭霸之始也齊景公以襄公二十五年即位及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疆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彊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按

三說已盡經旨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管見杜註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後漢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水經註汝水自梁縣東逕係鮮城北故鄤鄉城也俗麻解遂訛誤耳章懷太子曰蠻中聚在梁縣東南今河南南陽府汝州西南有蠻城是其處也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註無質即無信之謂胡傳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誅罪人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家氏鉉翁曰書誘書殺發罪之深旨以子稱見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相侵凌況誘而殺之乎余氏光曰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鐸之有鮮參鮮庸鮮虞也戎蠻既稱子則安於王化而服從晉霸者也特以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人

訪欒子而殺之耳按合觀傳說其義葢止乎此。

夏公至自晉

管見左傳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按此傳特記昭伯之言其意即以晉侯暗對魯君以晉六卿暗對魯季孫意如耳家氏鉉翁曰公如晉踰歲涉三時之久乃還皆意如之陷其君也汪氏克寬曰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爲受制於大國故然雖不書晉人止公但考其時而事亦著矣是二說者與傳義互相發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管見季氏廉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慭平邱之會其餘則亦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覇

事沒從賤贅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平公五盟六會
非齊伐宋求夏平衆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
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恤尚何有功足云哉蓋獨
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湨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
知者也身主夏盟而授權於荆蠻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
有患而不恤者也湨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貿主載書
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我後五年欒盈
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
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
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於申實用齊侯召陵之
典晉甚十年無與國之事矣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倦
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北方庶幾復覇爲
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警惕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
四方未覩德而虒祁崇侈以啟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
兵以示汰平邱雖曰同盟齊敢北命鄭敢爭承衛病芻蕘
之援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

國哉。宜乎。晉。之。畢也。按此論定平昭極允。錄。之。

九月大雩

〔管見〕左傳。九月大雩。旱也。按昭之三年秋八月大雩。六年秋九月大雩。本屬魯之故事。則今十六年之秋九月大雩。猶是奉行故事。云爾。觀上書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魯方以九月大雩。公亦以為祭。則寡人。而止。而其下即聯書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歲將終矣。旱其濟乎。政由。季氏。亦何從得見季孫意。如之計及於民也耶。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傳見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至是十七年春小邾子再來朝豈愛魯哉亦畏之耳其畏為何郯氏穀曰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其強臣耳按此說扼要觀傳稱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其酬答以詩雖不足深信然公之燕小邾子未聞有言而平子意如儼然自為主而視小邾穆公為客輙假能賦以互相誇詡此置公於何地乎是則魯之有強臣而小邾子畏之乃以朝公為名而求得為季孫意如所酧接者其情事亦概見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管見〕凡春秋書日有食之有讀去聲同又並指其不當食而食言詳見前隱公三年矣凡日食天子親鼓於社以助陽亦自致其憤發震動之意必於社者以社受天陽故耳至諸侯之救日食以為天子非自為也尤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以為請昭子謂諸侯救日用幣以祈社神伐鼓於朝以自責非是蓋日食用幣欲於食既復常後用之以覬日詎為祈社神哉若其伐鼓助陽亦必於社不得於朝也適有日食之變不使諸侯心乎天子以恐王室而教之自謀釋脅解厄曰伐鼓於朝諸侯可當日象乎日有當食不當食禮無或救或不救者而是時之季平子乃獨逞其妄說漫謂日有食之惟正月朔慝未作於是乎伐鼓用幣此夏六月也豈正月乎大史乃對曰正此月也亦以正陽之月建巳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云爾然周雖以十一月為年首何嘗改夏之四月為六月哉觀小雅之刺幽王有正月繁霜篇即為明證亦足料季平子之情態與夫太史之辨駁語皆造設非有徵矣且日為王象天無

二日士鞅二王諸侯鄉有君稱於日象不協此年之日有食之穿為昭公之將為平子所逐而先示之兆其當其請救日食平子弗從昭子退乃有言曰夫子有異志矣不君君矣以是為觀變之哲夫孰知其有乖大義也耶

秋郯子來朝

管見郯國晉南之小國而與季氏之費接壤魯之執政自季孫行父以後日益專橫故前襄之七年春郯子來朝蓋以公為名而其得通於執政之季孫宿也及昭之七年冬季孫宿卒季孫意如嗣之經十年為茲昭之十七年郯子復以其秋來朝又孰非以公為名而其得通於執政之季孫意如耶郯之世次無可考此郯子亦未審何名然少皞摯之後也其答叔孫昭子之問官極詳核孔子聞之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當其來朝而公與之燕季孫意如必與焉殆不敢如叔之小邾子來朝輒從燕時賦詩倡先借以自明宗國世卿之

風雅、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管見]陸渾之戎以山名。陸渾山在今河南府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出焉。與盧氏縣壤相接。左傳云、晉侯使屠蒯於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許之。於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祝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高氏閌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於楚。今荀吳滅之。汪氏克寬曰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戎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人與秦遷之於伊川、以侵偪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之不臧也。今與楚爭彊、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之過矣。按去年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謂季平子曰、晉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公室其將卑矣。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在位欲六年、以幼弱稱、州同。未在位矣、其初立二年。晉伐鮮虞

及立四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豈晉侯長之志哉既卒頃
公去疾嗣之蓋昭公之弟而非其子亦不得爲長君也當
頃之之元年爲今魯昭之十七年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
渾之戎又豈晉侯去疾之志哉蓋晉業日衰昭與頃之際
六卿之勢張其最甚者內之執政爲韓起外之帥師爲荀
吳也計先之事晉侯夷而伐鮮虞由韓起定謀必使荀吳
效力而經無所指目特以晉爲統辭欲並譏晉侯夷之不
能君而韓起之罔其君以自用耳伐之未得志而還其明
年秋韓起欲爲晉合諸侯而難之因特假王臣劉子以徼
合而遂涖盟乃得同盟於平邱焉夫穿不請晉之霸業於
凡幾復振乎又踰一年而使荀吳帥師復伐鮮虞欲竟其
事以爲功也而卒亦無功蓋解虞之欒晉師據傅推之實
主於守以避晉之鋒備出於叛與降以止晉之暴故解虞
有邑曰鼓晉師至不戰而守當其圍之輒有鼓人請以城
叛其果叛與特爲叛足以綏師之攻耳鼓人敢請荀吳國
稱疑其叛之詐而弗敢納至此後圍之三月不克則其守

圍吳穆又有鼓人請降。其果降與，亦特為降，足以免師之殺耳。鼓人敢再請，荀吳仍竊疑其降之詐，而弗敢受，於時晉之軍吏，先後進詢所以，荀吳皆深辭以答之。一謂叛為奸人，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一謂降為怠民，吾不可以獲一邑而教民怠。其理近正，其氣似壯，然心知鮮虞之不易圍也。俟鼓人食盡力竭而取之，克鼓之日，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塞責而已。既踰年，終邦晉侯夷始繼事晉侯去疾，以執政之韓起，自度先嘗以四年中兩伐鮮虞，卒惟克鼓一邑，而晉師已老，亦棄鼓而以鼓子歸，其何以啟封疆利社稷為新君所倚重耶。乃思陸渾之戎地偪周畿而貳於楚，謀以詭道掩其不備而滅之，亦無聊之極事耳。由是仍使荀吳帥師以祝史先陸渾之戎，信為晉之有事於雒與三塗也，不備，師從之，而遂滅戎，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周，周亦大獲。彼帥師者，非荀吳耶。以視前之圍鼓克鼓，有叛弗納，有降不受，朋為判若兩人。戎大晉用欺以滅一陸渾之戎，則凡中國諸侯必將畏晉師如鬼魅，避晉師如水火

嗟乎晉之霸業盡歟其終無能為也已

冬有星孛于大辰

[管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孔疏彗為篲也言其狀似掃箒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又公羊曰其言於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大火心星也伐為參星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太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曰亦亦者兩相須之意按心為大火伐為參星雖皆稱大辰惟心居東方七宿之中以季春三月昏時出及季秋九月納兼生成之時故北方農民皆獨呼心星為辰星參不與焉又按心為大火以九月納則昏時不可得見而此於昭之十七年冬書有星孛於大辰非昏見乃旦見也月令孟冬旦七星中中為南方之午位於時火星偏

卯位而將見仲冬旦軫中則火星已出於東方而當卯位矣季冬旦氐中其火星但隔房一宿而近氐同在午位獨未可言中耳經本言火之旦見而傳誤為火之昏見則不得不以經文書冬而不著月者竟作夏時之秋七月觀矣然周之紀年以十一月為首豈嘗改夏之四時十二月以奈從來太史所守之典法哉至魯申須之辨孛星以在大辰而料諸侯之有火災梓慎復以四國實之而及宋之分野並溯陳鄭衛為太皞祝融顓頊之虛亦廓落無實際惟胡傳言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名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天之示人顯矣此說較明切而亦不可泥看余氏光曰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為商星參為晉星龍為宋鄭之星鶉火為周分而分野

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為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牽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為術家之所晦矣。故彗孛之流，氛祲之大者，其為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真關加心之應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管見：長岸，杜注楚地。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東梁山，一名蛾眉山。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左傳，吳伐楚，楚令尹陽匄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敗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

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按傳稱吳伐楚則楚爲應兵而經文之書此戰特先楚人者以楚之司馬子魚因令尹陽匄卜戰不吉而改卜以死自期固實志乎此戰而惟恐其失吳乃獨汲汲以及之也至其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從之遂大敗吳師而獲其乘舟餘皇亦不得書吳師敗績者司馬子魚以貪功而效死率屬故大敗吳師吳喪先王之乘舟公子光畏罪亦亟藉衆以救死乃使人夜伏舟側開呼餘皇即應之以敵楚師吳師因其亂而夜伐之亦大敗楚楚師取其乘舟餘皇以歸是吳將號稱轄敗爲功而楚之敗吳乃盡喪其功也故但得書楚人及吳戰於長岸而已其人楚者斥楚子去疾之用師惟殘民以逞下可以爲者並斥楚司馬

子魚之帥師徒奮身不顧亦不可以為將也

十有八年

春

王三月曹伯須卒

管見 昭之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十五年為曹伯須之元年至此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在位纔及四年立悼公午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管見 災字从火故春秋書火皆曰災如宣公十六年獨書成周宣榭火乃正是災字注脚又凡春秋之書魯災必具

月日觀前之桓十四年書八月壬申御廩災僖二年書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書二月甲子新宮災及後之定二年書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書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書六月辛丑亳社災其例一也若他國有災而魯書之初見莊之十二年夏齊大災書時無月日再見襄之九年春宋災亦書時無月日其月日具者惟襄之三十年書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以伯姬死於火其卒之月日即是其災之月日有不得獨以時書者若昭之九年書夏四月陳災則雖以月繫時而又何嘗不著其日哉至此昭十八年復從詳而書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孔疏公羊傳曰異其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穀梁亦云其志以同日也據此則二傳並主同日立說已得正旨至左氏之於宋衛陳鄭災獨著鄭子產之救火值倉遽時而指揮得法是特其餘義耳他若衛家之有裨竈與魯申須梓慎等者或因災而務多言以倖其中在子產既以天道遠人道邇抑之更何待深論也耶

六月邾人入鄅

【管見】鄅杜注。琅琊開陽縣。水經注。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
逕其南。故鄅國也。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
城。其考據亦詳。但按此年六月。邾人入鄅。明年春。宋公伐
邾。左傳作一串看。與經文有合。當從之。則於杜注。不得泥
矣。若使鄅國必在沂州境。是界於莒魯齊之交。非宋所能
屬。劫以邾入鄅。而宋遂伐邾耶。蓋鄅為妘姓國最小。久附
於宋。其地當在宋之東。鄅北與邾相直。其值此年六月。而
邾人忽入鄅者。傳言鄅人藉稻。則或以畜牧游獵之
踈於禁防。故至此。而邾人遂率衆襲鄅。直抵城下。奪其門
而入。盡俘以歸。此未聞執鄅子也。夫何至並及鄅夫人與
其女。有如傳所云哉。於時宋公惡其陵暴我與國使[illegible]
為之搖蕩。乃即於明年春。自將伐邾。此為鄅。而亦因[illegible]
也。又豈因鄅於向氏為姻親。而徇向寧之請。亦如傳所云
哉。及宋公來伐邾。邾人不敢抗。乃使言盡歸鄅俘以請盟。且

以邾人徐人同盟其盟意殆自矢於終不犯鄫何況宋乎以故宋公許之與之同盟於蟲而還此屬伐邾之終事乃傳之得其實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管見】前成公十五年冬十一月許遷於葉是爲自許遷也至昭公九年春許遷於夷則爲自葉而遷矣今值昭之十八年冬許遷於白羽夫非即爲自夷以遷者與惟昭之十三年傳謂楚之滅蔡也靈王以許之在夷者與胡沈道房申皆遷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亦以許復歸於葉故令之遷於白羽傳亦稱楚之左尹王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不宜使許更久有葉乃遷之於白羽此實指爲自葉遷矣按之殊不難葢經書許遷者三雖分見必

相聯屬豈遷夷之後楚靈更遷之於荊楚平復歸之於葉而經乃不書耶然則舍傳從經直謂許爲自夷而遷於白羽可矣夷一名城父在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本陳地昭八年楚靈滅陳乃奪許之葉而遷諸夷夷與州來之在今壽州下蔡者接壤當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楚平初立處許之亦爲吳所滅並得所許遷之陳地而有之是實爲楚等而許不可不亟遷矣會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立其子僚楚以是而遷許之意稍紓及昨昭十七年僚立纔二年耳而吳乃伐楚楚人及吳戰於長岸楚先大敗吳吳亦旋大敗楚師不競乃即謀以此十八年冬遷許於白羽仍令備許遷之夷歸於陳使慎固其封守以捍吳也其遷許於白羽而許卒不得還遷於葉者此則必由楚左尹王子勝之爭之有如傳所云矣白羽地闕即傳稱遷許於析實爲白羽而析之名亦不詳所在當竊求其合者初許之遷葉即今河南之葉縣屬南陽府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有淅川縣漢稱淅縣淅一作淅正字通淅俗淅字又同析是則析之必

為浙川有可據以自信者。致浙川有小河通舟楫。先由旱路。至襄陽光化縣小江口。下船經一百二十里至浙川縣。縣名。葢取諸水也。更經十五里為幞帽。四邊皆山。更四十里為胡村。起旱。可達陝西西安府之商州。及陝西省城。其地。葢為楚北鄙之僻陘磽瘠者。以虎許無所惜焉。

十有九年

春

宋公伐邾

管見左傳云。鄫夫人。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按。明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傳又云宋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遂偽有疾。誘致問疾之公子四

公孫二省執而殺之向寗同其謀夫非向戌之子哉從可知宋公之惡華向在向氏必首向寗所由來固已久矣當去年夏六月邾人入鄅雖以鄅為向氏之姻親被其陵暴宋公不得已而許其請師可也何待宋公之自將以伐邾乎且春秋但書伐邾而止以為邾人懼而請盟亦猶恐不得所請更引邾與徐之鄭國以共成之宋公遂許與邾人及邾人徐人同盟於蟲鄅人亦必與焉於是罷師此則事之所應有耳若謂伐邾之役宋公以二月圍蟲三月取之是猶就上一春字揣合為辭也至求之宋公伐邾四字其言下之意所包孕者只當有同盟於蟲一層不當更夾入圍蟲而取之作兩層說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管見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只如左傳所云飲大子止之藥而卒則已若穀梁傳之以不嘗藥為止罪豈其

所進之藥固不可嘗耶使其可嘗嘗之遂不得為弒其君耶是殆不然竊見有病者而飲之藥當補而瀉當瀉而補當寒而熱當熱而寒皆足以殺人醫亦毋有誤用惟許世子之於君買則有意以投之故買之飲藥而卒初無鴆中鴆毒之跡而止之進藥而致其卒則固陰懷挺兵刃之情也是可決許世子止實為弒其君買矣惟止為不仁而多詐既託於不知藥以弒其君弒乃復為詭言以欺人初稱我與夫弒君請其迹歸於弒君也夫非止之心誠有虧而不覺自吐其情乎又聯稱弒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然攻許之世次悼公買以後絶不聞其有許男虺者則買卒而虺未立可知矣於是乃更為詭行以欺人初欲奔晉是將去許而終於晉也在許人必有私止而固阻之者不果奔又隨欲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以死是不奔晉而仍不顧苟活於許也在許人亦必有私止而強食之者不果死或奔或死倶鬧異辭而左氏直指其奔晉穀梁氏直指其不逾年而死殆皆亂於許世子之詭言詭行遂不免為

所欺耳但許世子未始奔晉亦未始不踰年而死則許人之私於止而固阻其欲奔並強食其欲死者寧不聞舉止而立為居喪之君即得主其冬之葬悼公與若然則明年當為許男止之元年矣乃此後至定公六年正月春秋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謂是為世子止之弟而又非其先所欲立之弟也然則世子止之初立即更其名為斯也名更則不得正斥為世子止故或以為立者屬許男斯世子止早奔晉矣又或以為立者屬許男斯世子止已不踰年而死矣彼止之用詐所以欺盡許人者不尤期於欺盡天下及後世之人哉前楚之公子圍弒其君麇而自立更名虔公子棄疾使人弒其君虔於乾谿僞立比而旋殺之遂自立亦更名居特以凡弒君者名在諸侯之策久而不滅乃更名以自匿得謂前之弒君非由我也云爾至許世子止之久服於楚而因以效尤其居心更詭殆自度已之弒君以為悞於藥猶可掩也至於卒不能奔亦不能死而居然立乎其位則不可掩也緣是更名曰斯以世子冐

弟之稱而自文焉獨使許人知之而已然亂賊之必誅何能逃春秋之斧鉞哉前昭之元年會虢書楚公子圍及弒麇自立至昭十一年誘殺蔡侯般則書楚子虔也又昭十一年與十三年書楚公子棄疾及使弒虔殺比而自立至後昭二十六年卒則書楚子居也今昭之十九年許弒其君買書許世子止其居位凡十九年當定之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其君歸則書許男斯也合而觀之圍與虔棄疾與居止與斯皆亂賊之一人而兩名者不二視而其人之始終本末乃具見焉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管見]此年齊高發帥師伐莒高氏閔曰莒不事齊故也是矣所謂不事齊者如何是時莒子為共公庚庚與庚輿先嘗

出奔齊。當昭之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立其子郊公，狂，使公子意恢輔之。是年冬，郊公惡公子鐸，鐸遂謀於莒大夫蒲餘侯，使殺公子意恢，以偪逐郊公，公子鐸乃逆庚輿於齊立之。齊使隰黨、公子鉏送之，有田以賂齊。十六年春，齊侯覬晉業，從而有志爭霸，輒自將伐徐，而與其舍楚以從齊也。道必經莒，齊或徵師，莒必應，即不然，而令莒以資糧屝屨供給齊師，莒亦德矣。自後二年，其間雖無齊役，而其索賂於所歸之莒子庚輿，當未有已也。莒莫能堪之，而遂不事齊，於是齊怒莒庚輿之背德不報，乃即以此年秋使高發帥師伐莒耳。觀此後又四年，其間當昭之二十二年春，齊侯復伐莒，是莒終不事齊也。當昭之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是莒不事齊，而齊亦不復比莒也。正可與此昭之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作一串看。汪氏克寬之說以令之伐莒合於前之伐徐，並為齊侯爭霸之事，似不盡確。

冬葬許悼公

[管見]孰主葬許悼公。非即弑其君買之許世子止哉。僞為欲奔欲死。而卒立為在喪之君。遂更其名曰斯。則明年改元以後。皆共稱為許男斯。沒不知其前之實為許世子止矣。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管見]鄸。杜注。曹邑。在今兗州府曹州北。高氏閌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也。此以公穀為據。是矣。惟會之自鄸出奔宋。傳無定論。竊按昭十四年三月。曹伯武公滕卒。立子平公須。在位終四年。旋復卒於昭十八年之三月。其子

悼公午立。必幼稚不。任爲君。雖以昨之昭十九年改元而此一年中。亦必。有懷改立長君之議。以爲社稷之福者。且其時平公須有弟名通。後當悼公立九年卒。傳其弟聲公野。聲公五年。通輒弒野而自立。是爲隱公。則當平公卒而立悼公。既並改元。雖莫敢曰小子同未在位我請代之。或仍敢曰曹之前公子以賢者於子臧爲最。今其子公孫會有父風。若使之南面而居攝及數年以後而始歸政。社稷得安。不更有以利後嗣哉。是言出曹之廷臣當然。然而或以聞於公孫會。會惶懼無措曰。此何事乎。我今之自處。非惟曹君不敢干。即所居大夫之位亦不敢守。非惟曹國不敢與。即所受世食之邑亦不敢有也。遂自鄸而出奔宋。此其潔身已亂。固賢慎守其父子臧之節者與。昔襄公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其庶子負芻居守。殺太子而自立。十五年晉會諸侯於戚以討負芻。乃執而歸於京師。傳稱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遂逃奔宋。是

必春秋之所賢矣。而其前乃不書者。非闕也。欲以子臧與公孫會合并稱之。以著其濟美焉爾。氏族有稽。此曹之公孫會。非即爲曹子臧之賢嗣乎。志事相繼。此公孫會之自鄸出奔宋。非即爲子臧自戚而逃奔宋之賢行乎。以後推前。有是父。乃有是子。其所以加之表揚者。於是爲極盛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管見　據左傳所載殺衛侯之兄縶者。惟齊豹爲主耳。其意以縶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乃與縶所惡之北宮喜褚師圃。及通於襄夫人之公子朝謀作亂。欲殺縶也。即又有宗魯者。由齊豹得事縶。縶用以驂乘。至是而豹以殺縶之情告宗魯。許其行事而不逃死。則縶之殺也必矣。值茲昭二十年秋。衛侯在平壽。縶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縶以出。使華齊御縶。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

用戈擊縶。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縶之肩以死。而縶遂果殺。其殺之者。初非齊豹一人之力也。非一人而不可悉指。此春秋所由統目之以盜。與至於縶以衛侯之兄而為不善。得罪於國。以致盜之殺之。春秋必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豈於縶有所深怨哉。亦貴讀衛侯當此。不能不重自危耳。又說傳以推衛侯川亂。自平壽姬入閱門。及公宮。而惟盜之相倡。輒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衛侯。中驂乘南楚之背。幸而得免。如死鳥以舍。此雖未至出。理其能遂望入國門乎。當是之時。適有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宮子同叛。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乃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尋賜之謚曰貞子。北宮喜本與齊豹同謀。亦盜也。盜可與盟。而並號以貞乎。惟難之方解。務輯人心。則衛侯之於喜即舉後之貞。以蓋其前。即假半之貞。以歸其主。有不敢深求者矣。若其他不得與盟。無所容於衛。而出奔晉。自公子朝。褚師圃而外。又增子玉霄。子高魴。凡三人。然則衛之有

位。其不從齊豹之亂。賞以為盜者。曾有幾哉。死烏之奔。惟車中數人無異志。其宵從賓出。徒行從衛侯者。僅一析朱鉏。獨得賜之謚。曰成子。以特表之。餘則皆為盜焉。嗟乎。福匪倖邀。禍尤叵測。盜殺衛侯之兄縶。即難保縶弟之為衛侯者。不為盜所殺也。其可不以此重自危哉。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嘗見此年夏傳稱宋元公惡華向二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六月。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此年冬傳又稱華向氏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以避難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

子成適晉宋公乃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公曰余不忍其詢十月宋公殺華向氏之質子而攻之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按宋公之與其卿華向氏至於因亂以盟而交質子其於君臣之辨不既茂如已哉是時宋之附於元公者稱公黨附於華向氏者稱華向氏之黨然就傳求之惟華亥及向寧華定所執殺之公子四公孫二並因而出奔之公子公孫各一謂之公黨可也其他則華向氏之黨焉耳如華亥為華閱之子華元之孫世專宋政而與向寧華定作亂其族有華費遂為司馬並有子華貙為少司馬胡以漠然坐視必待宋公之請而始攻華氏耶至華亥等出奔陳而費遂之子華登以黨於華向氏而亦奔吳明年且請吳師以救華氏敗宋師焉不寧惟是華貙之弟名多僚譖於公曰貙將納亡人公告其父司馬將逐之貙輒殺多僚刼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之在陳者入於宋之南里則凡華氏之族夫孰不加華定之黨華亥也哉若夫向寧為向戌之子貲佐執政

華亥而陰與亂謀則其黨華亥者旣與華定為一流矣而成有三子向宜向鄭圍向寧之弟也當宋之亂作而遂相從以出奔鄭將謂其避難而難似不足以及之況於先之向勝向行於向族為較疎華亥獨以拘於其康而不至與公子公孫俱殺殆亦以寧於向寧故然豈華亥方引向寧為腹心乃視寧之親弟為敵讐而殺之乎然而不能已於出奔鄭者欲以為後圖也盖向寧之有弟猶華亥之有兄亥之兄華牼為宋少司寇向寧憤其為質於公之子公皆殺之乃以公之太子為質於華氏者使華亥殺之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乃謂其兄華牼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太子與二公子歸於公必免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仍為少司寇如初從可知華向之相依為黨而行不義獨忍自斃而已其家世可無所付托乎華亥今屢其兄則向寧周先劉其弟矣其使之不從亂而急出奔鄭者欲使之終無罪而得復歸宋也卒之華牼不失官而向

宜向鄭能守祧亦各成爲華向之黨已焉公實云乎哉況若宋之分族樂舍並失系之司馬彊與夫異國之楚建鄭甲皆出奔鄭大抵主於脫身苟免已焉可無俟深求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

王三月葬蔡平公

【管見】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杜注父在卑者不在適子之位也按太子朱爲適子既立爲在喪之君又當踰年改元則其不在適子之位即失其君位矣由蔡侯廬有庶長子東國欲逐太子朱而代之故此年冬

蔡侯朱出奔楚。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管見]此書晉侯使士鞅來聘當據左傳申言之。晉頃公既立五年。公未嘗朝晉。晉侯乃使重卿士鞅。以通嗣君之禮來聘。欲致公之親報其聘以來朝於晉耳。從可知其冬之公如晉。即由之。當是之時。魯叔孫昭子舍先與季孫意如同受三命。為國政。蓋昭公欲因以殺季孫之專也。舍為意如所忌深矣。會兹士鞅來聘。季孫將使叔孫舍得罪於晉。乃令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禮晉士鞅。當昭公之十四年。費宰南蒯叛。以費歸齊。南蒯家臣司徒老祁慮癸因費衆之欲叛南蒯者。劫南蒯而逐之。南蒯奔齊。齊侯不能有費。使鮑文子國反費於魯。魯禮鮑國用七牢也。今禮晉侯所使來聘之上卿亦如之。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

四牢焉，為十一牢。此見能得士鞅，釋然而不有言以激怒晉侯哉，從可知其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亦即由之。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管見】胡傳云，宋華亥向寧華定，以去年冬十月出奔陳，至今年夏而復自陳入於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於咸者而不言衛，有入於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於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咸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中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處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偪脅其君之甚之辭也。按此發明南里書宋之意極詳確，至於入宋南里以叛，汪氏克寬曰，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兵力，固未見其可也。是則不然，蓋華亥向寧華定之入宋南里，由宋少司馬華貙率張匄及臼任鄭翩之徒，劫其父司馬華費遂以召之，則早

虚南里以待矣其所稱樂大心豐愆華牼之禦諸横直如逆之以入焉耳於陳何所賴乎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暫見】叔輒為叔弓之子叔老之孫其弟為叔鞅鞅之子為叔詣亦或以詣為輒子凡皆宣公母弟叔肸之後經但以叔為氏與桓族之稱叔孫氏者有辨焉討叔氏之有叔老事襄公以其二十二年七月辛酉卒叔弓繼之及襄之三十年如宋葬宋共姬始見於經踰一年而襄公卒弓事昭公其元年疆鄆田二年如晉三年如滕葬滕成公五年敗莒師於蚡泉六年如楚八年如晉九年會楚子於陳十年伐莒十一年如宋葬宋平公十三年圍費未嘗寧居至十五年春二月癸酉公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蓋為其勤勞勝事而重加哀恤也叔弓子叔輒及叔鞅與

其孫叔蔡雖行跡不聞而其憂公室之曰替不欲阿黨於季孫氏者亦與叔孫氏之有昭子舍同昭公既爲叔孫舍加之三命使爲政復逆以叔氏之爲叔輒者叔鞅者叔詣者皆列在大夫損是足爲叔孫舍之與焉耳無何此二十一年秋八月乙亥叔輒卒又二十三年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又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九月公孫於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又二十九年公如晉次於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則昭公之孤危已極而季孫意如之狂悖益逞穀梁傳載其言曰叔詣無病而卒是魯無公也天命也非我之罪也何其無忌憚乃至此哉春秋於此年書叔輒卒固早恨於季孫意如之不死也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管見)蔡侯朱出奔楚因蔡侯廬之弟東國爲朱之叔父者以廬卒而立其子朱輒事逐朱而代之耳前楚靈滅蔡至

楚昭而復封蔡，是蔡之廢置國由楚矣。且楚昭所任之讒臣費無極，性尤貪黷，以得貨而進說於王，靡不聽者，其轉移固甚易也。如設蔡之立朱為蔡侯，父死子繼，豈得謂非正乎。由無極取貨於東國，遂誣蔡侯朱為不用命於楚，而有二心，則又改稱兄終弟及為正，無不可者。蔡侯朱莫如東國何，國當出奔以愬於楚。然不能如東國之早以貨入賕，失則路阻，愬從得見楚子而愬之哉。夫蔡久從楚，度其滅而復封，特比於楚之縣公而已。當其出奔楚也，春秋以其失國則名，直書曰朱，宜矣。而猶必著其始封之國爵冠之以蔡侯焉，則何以故。玫蔡之世次，其編年者，於蔡侯盧之終於八年，即接以蔡侯東國之元年。竟若不知其間固有蔡侯朱矣。是非東國之逐朱而自立，欲滅其跡，遂以朱之元年冒為已之元年乎。然朱以去年十一月在喪即位，及今年春而得改元，則既成君，而繫蔡之國統也。故雖以其冬出奔失位，而春秋特正其名曰蔡侯，既見朱之繼蔡侯廬者，為成嗣，彼篡取國之逐朱而自立者，其所負篡

代之罪亦無所逃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附錄家氏鉉翁曰叔孫為政季氏惡諸晉士鞅怒其早已故公為所卻益季氏外交強國大夫銜制其上也余氏光曰黃氏曰傳載晉有鮮虞之役故辭公晉豈無以待公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按二說得實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管見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以莒子庚輿背齊納己之徒而不事齊也傳稱高發伐莒莒子奔莒邑紀鄣發使

陳無宇之子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紀鄣之城而藏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陳孫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子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紀鄣亦單稱紀。已而莒子庚輿仍不事齊齊傳得稱此二十二年春。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壽餘。莒地。當在安邱縣境。稷門。齊城門。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管見 去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南里以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其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大夫烏枝鳴助宋。宋廚邑大夫濮以師合齊師先敗之於鴻口。鴻口在宋都東。獲吳二帥。及華登率吳之餘

師以敗宋師。宋公欲出，濮止之，而猶[illegible]役戰，從彝爲枝鳴用劍之説。以彝致死力，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也。十一月，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大夫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於宋地之赭丘，在今陳州西北境，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氏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徒犯圍出，送之，乃復入。及楚大夫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以爲釋君而臣是助，不可。楚子曰：而告我後，既許之矣。今年春二月，楚薳越使告於宋，其言似憂宋公，其實欲救華氏。宋距之以義，楚人患之。諸侯之成在舊鄘桑林門者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於是宋華亥、向寧、華定及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乘楚薳越之師，師逆之，皆出奔楚。經文特舉其始亂者，餘畧之。胡傳云：宋華亥、向寧、華定，皆必誅不赦之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患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

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皆大夫，並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其曰出奔楚者，譏楚之亢不衷，以與亂人也。程氏端學曰：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之惡明矣，宋公之為國亦可知矣。

大蒐于昌間

〔管見〕昭公五年秋蒐於紅。凡田事，春蒐不及冬狩之盛。入春秋以來，田繫於公者，皆曰狩。季孫氏以大夫專兵柄，輒用師以田，乃特取春蒐之義名之曰蒐，亦謂以冬狩最盛之虛名，誑之。公耳。田必於囿，至昭之八年冬，而有築郎囿之役，欲加廣於其舊也。舊築者仍名郎，其增築者則加二名，為比。蒲為昌，間浦水草，其寖生為比。昌通萬，又蒲類之昌盛者，間猶人言中間，謂其昌之隙處，以是為囿名，則直指其地為汀莱所在[illegible][illegible]為之周防，以[illegible]獸，俾得數兵戎

於田獵矣郈國屬諸公其郈國之增築爲比蒲昌閒者季孫氏因私有之用以試大蒐也季氏專將中軍亦得兼統叔孫仲孫氏所將之上下軍軍以奮武衛是宜作之季孫自作其中軍稱蒐五年之蒐於紅是已季孫以中軍兼統上下軍而作之是作三軍也則稱大蒐十一年之大蒐於比蒲是已及茲昭之二十二年乃再書大蒐於昌閒豈歲經一紀季孫惟此兩大蒐乎益習貫爲常者春秋不悉書其書之必有爲也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前之十一年五月甲申夏夫人歸氏薨非所謂喪凶耶君母在殯而其國卿季孫意如乃以是月大蒐於比蒲則其罪狀不可沒矣今當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先二年之首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遂致吳楚之衆以圖傾宋於時晉衞齊曹皆使其卿大夫會師救之而魯與鄭若罔聞知彼鄭與宋鄰以宋亂而中外搆援鄭獨慎固封守以戒不虞猶有說也魯無可藉口而亦於宋難漠然且漫斥爲國

無征伐之事即於是春以大蒐於昌間此心為何心乎度其耀武伸威國陰謀偪逐其君以專魯國也斯則其罪狀之尤不可没者與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管見經於夏四月乙丑但書天王崩此常例也則直謂景王之崩仍不出其宮寢可矣若傳稱王田於北山以心疾崩於榮錡氏杜注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今屬河南之河南府是雖猶在周畿亦當與後之稱皇稱狄泉者等視此年六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景王之子也二十三年七月書天王居於狄泉是亦景王之子而為王猛之母弟也天子無出而所居在外亦皆怵其播越必指地名以貴之豈景王之崩於榮錡氏以出田而在道殂落乃轉沒其地之名而使後王不得舉以為戒哉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管見高氏閌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子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卓氏爾康曰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爲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於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

按二說詳盡

王室亂

管見劉氏敞曰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高氏閌曰景王不能正

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閒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矣黃氏仲炎曰朝猛爭國無主乃亂也書曰寮遇王室詩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為言猶王家也家氏鉉翁曰子頹子帶之亂不書今而書此聖人之特筆也是時周有兩天子其亂與頹帶異矣戴氏溪曰自入春秋以來周室益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凡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頹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於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待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按數說互相發明須並錄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傳見劉氏敞曰稱王猛者何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汪氏克寬曰傳注皆不明言王

猛為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嚴氏啟隆曰。不曰王猛居於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儒者泥於以之一言。而曰人而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夫為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於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之文武之靈。斯亦可以免於貶矣。而以以之一字。疑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非若是其倒置乎哉。是不可以不辨。 梁纂案。凡書以者。美惡存乎其事。劉單之以猛。為正。尹名之。以朝則罪矣。若劉氏敞以劉單為專。而胡傳因之。陳氏傅良亦謂以非順辭。皆謬也。當從嚴氏啟隆之說。實千古定論也。至此外猶有當附辨者。如經文先劉子而後及單子。則劉子當仍是劉獻公摯也。而傳於此年四月乙丑。稱景王崩。越三日為戊辰。即聯稱劉子摯卒。摯無適子。單子立其庶子劉蚠。五月庚辰。見王。是劉

子。為新遷為後進。且由單子。穆公旗立之。及劉子見王。而遂以居單子之上。彼周卿之班位。何至後先凌躐乃爾哉。又如六月之葬景王。必立王子猛為喪主。旋舉即位之禮以正其為君。故雖當葬時而猶名之曰猛。亦必因其已為在喪之君而曰王猛也。方其未葬。景王之殯在王城。則王猛之處喪次為之主。其依殯而在王城。並可知矣。及其以六月葬。御柩出宮。離王城至於墳。既窆而歸虞。而庶孽王子朝乃於景王崩之後。凡三月中。陰謀篡代。假尹氏及召伯。毛伯。以植其黨焉。又朝私有食邑曰郊。其大殆可耦國。多藏甲。遂乘六月之葬景王而作亂。自帥其郊之甲。力拒王猛。使不得自葬所以入於王城。此劉子單子所由以王猛居於皇與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後漢志。湟水即皇也。水經注。洛水合於谿泉。又東濁水注之。即湟水也。京相璠曰。黃亭在鬯城北三里。今屬河南之河南府。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管見此年夏六月，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時之王子朝，胡獨據郊，自保，初不即謀入於王城也哉。今就傳之合於經者，舉其大端，其使王子處守於王城，而以王師屬之司徒醜，猛劉子單子之將葬景王，而思豫防王子朝之亂者，有如此。及葬畢而亂興，備是夏也，劉子單子初不設攖其亂，而以王猛居於皇，是當避之，豈敢定其居乎。俄而秋矣，劉子單子旋急乘其亂，而以王猛入於王城，是當趨之，豈嘗阻其入乎。此在王猛無能為，一皆劉子單子之一心并力，為之夾輔其左右也。若傳言居皇之日，告急於晉，及冬十月，而晉使籍談荀躒師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竟不知春秋已書冬十月，王子猛卒，彼所謂納王於王城者，更從何處得王而納之耶。

冬十月王子猛卒

管見 前之居於皇入於王城獨兩下王猛者明乎猛之已立為王也若王子朝之未立為王一不得單用王字而稱王朝矣至於王子之已立為王或未及踰年改元而遂歿則猶在先王新陟未還之年未嘗得代先王也特以王子終耳故王猛之卒復以王子稱焉蓋春秋之例凡王之既經踰年改元者生稱天王歿亦稱天王其歿不書卒而書崩書天王崩則必諱其名凡王之未及踰年改元者生得稱王歿仍稱王子其歿不書崩而書卒書王子卒則不必諱其名皆可按經文推撒而互證之者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管見〕前之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冬公如晉欲親報其聘也晉因士鞅之怒魯輕己以輕晉語晉侯使卻公公至河而復及此二十三年春公復命叔孫舍如晉辭不敢不卒報晉聘而以叔孫舍悔罪於晉侯即得為晉卿士鞅紓其怒耳若傳稱邾人城翼還過魯武城武城人梁之遂取其師獲邾徐鉏丘弱茅地三大夫邾人愬於晉晉以為討因是而叔孫舍如晉殆未必然討非之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太子母弟猛立及以六月葬景王而王室亂由庶尊王子朝有篡代之謀即乘葬將師甲以拒所立之王猛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避其偪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亂庶幾其稍定矣豈嘗得晉之力哉無何冬十月王子猛卒更立猛之母弟匄為王當不得稱永錫祚允也又值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天事恆象不尤滋術家之妄議與從可知今年春正月王子朝之據郊自大其亂復熾勢將烈烈莫可遏矣晉人乃不發已而有圍郊之役亦未聞其能克則猶以無若郊何輒引師以

還而止夫晉之素稱霸國寔週周載其於王室之亂前則覩望後則退沮猶如此彼邾人之來愬特以魯鄫邑之寇擐爲辭而謂晉能以討懼魯魯亦以畏討而使叔孫舍如晉有是事哉

癸丑叔鞅卒

管見　叔鞅爲叔弓之子叔輒之弟皆有強公室之心與叔孫氏之叔孫舍同值二十一年八月己亥叔輒卒復值此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丑叔鞅卒其間但隔一年春秋書之蓋深閔叔氏之不幸亦重惜叔孫舍之無與也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管見　上書叔孫舍如晉則舍之被執既直書晉人執叔孫舍可矣而必曰我行人者彼其父叔孫豹嘗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則叔孫氏之世爲行人可知及該叔孫舍如晉而晉人執之不將辱公命而祗取戮乎而春秋則曰是乃

我魯之行人也其意益深嘉之觀於前成公十六年九月書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此昭公十三年八月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皆不書我大夫則是晉之執季孫行父執季孫意如俱無足惜至其執我行人叔孫舍固當惜之而又不惜此也凡我行人之不辱公命以無忝厥職正因被執於晉而有所表見則並深嘉之矣蓋叔孫舍能持正論不爲阿諛雖重加以屈辱而愈挺挺度當其如晉而見晉侯非獨不悔罪也方自明其無罪則非獨不能紓士鞅之怒也乃更以增士鞅之怒晉六卿強而奢僭實爲常公室卑雖晉侯亦聽其所爲不能以異我行人叔孫舍其得免於執手且昭公以十五年使叔孫舍爲政固心惡季孫意如之專而思以叔孫舍牽制之也意如忌其妨已故先於士鞅來聘使之以非禮無加得罪於晉今乃復假公命使奉其先世之兼職以如晉知其戇直敢言必有激怒於晉之君卿而執之者已而果爲晉人所執夫非季孫意如之早有以陷之耶然初之如晉叔孫舍不辭及如

晉而晉人執之叔孫舍亦不撓此春秋所由特稱我行人也與

晉人圍郊

皆見郊子朝邑晉之圍郊以封亂也夫王室之亂始於去年六月之塟景王其先所立之王猛因其夏阻亂而居於皇劉子單子以之及其秋乘亂而入於王城亦劉子單子以之值冬十月王子猛卒繼立敬王匄又以今年春正月改元矣而晉乃因是時有事於圍郊以封亂是可謂之勤王乎不可謂勤王則無王晉侯為王之封諸侯晉卿為王之命卿莫非王臣而無王若此則紘削其爵而人之以為皆不臣焉可矣至於傳稱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獻經文核之但書晉人圍郊安見其有王師為二師乎所圍者一郊而已而又兼及鄩何所據乎且云郊與鄩俱潰則克之矣其書圍而不書克豈謂潰之非克而從畧乎他若

告闕之問者問請子朝敗而晉師可休暇也晉師不滅奚侯王之告問乎度其國邪而未克在晉人之無王而不邑方當以未克而自還矣詎復待王之告問而始還乎聊記所疑以質知者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管見〕昭公二十一年冬書蔡侯朱出奔楚是為其叔父東國逐之也計蔡之滅而得復由楚子去疾之易名居者復之則東國之逐朱自立朱必愬之於楚子此所由以出奔楚也然楚子寵任費無極無極取貨於東國俾得逐朱而自立為蔡侯則蔡侯之至楚必為無極所過抑何從得見楚子而愬之哉居楚踰一年及此二十三年之夏六月蔡侯東國朝楚而忽卒于楚豈無疾而亡耶抑暴病之不可救耶為之揣其情事蔡侯朱之出奔不得愬東國於楚乃謀殺東國於楚也於是厚結一勇士潛居其鄙以待及東國自蔡入楚輒要而殺之蔡侯東國以是卒其賊逸無從

究詁言者疑爲蔡侯朱出奔在楚必思反其逐已自立之譬而爲是謀也而亦無斷白之跡故春秋亦但書曰蔡侯東國卒于楚然前書蔡侯朱出奔楚不言其出奔之故此復書蔡侯東國卒于楚亦不言其卒之故正可互參而得之觀於朱曰蔡侯朱東國亦曰蔡侯東國已明明具有不容兩立之勢可知東國必逐朱朱亦必殺東國矣更由朱之出奔及東國之卒皆在於楚推之非東國之逐朱朱何以出奔楚非朱之居楚而謀東國東國又何以卒于楚哉是則經文之微而顯婉而辨毋有若斯之一彼一此時隔而事通者不得泥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管見】此庚輿爲莒子去疾之弟先嘗出奔在齊至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子去疾卒立其子郊公狂以公子意恢輔之是年冬公子鐸使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遂自逆庚輿于齊齊使送之既立齊人以爲有德於莒子索報無厭莒子

伐不應故當昭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及郱二十二年春齊侯復親伐莒皆憤其背德不服飛則莒與齊絕矣且其國人皆患莒子之虐有謀欲斥其猜劍必試諸人者衆洶洶欲叛於時莒大夫烏存其為人沉毅有力先嘗願恤郊公不令出奔匿之於今既十年矣稔知莒與齊絕無大援又國人並懷叛志可來是以出莒子庚與而復郊公狂也乃及此昭之二十三年秋七月師國人以逐莒子庚與庚與將出聞烏存執殳於道左懼非劍之所能禦將止死烏存之徒為苑羊牧之謂其不害趣使過之莒子庚與遂來奔莒苑羊牧之益從之出境而潛以與烏存共復郊公狂耳郊公前未嘗出奔今亦不由他國納入故春秋但書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而莒之邑無事包有君可於言下會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

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管見左傳言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敗之於雞父按前成公七年秋初書吳入州來猶曰未能滅也自成越襄及昭之十三年冬十月再書吳滅州來則州來已為吳有矣何以伐為蓋州來本小國非楚邑而世服于楚其地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之北三十里嚴氏故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矣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吭也當昭之十三年夏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為平王及冬而吳滅州來傳言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耳子姑待之是楚之未能忘情于吳而竟舍州來也既閱十年而值令昭之二十三年忽徵師于頓胡沈蔡陳許使之畢會楚師以秋七月伐吳是貪有事于爭州來矣豈誠見民力之

可用而不得不悔其敗乎然傳又言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凡頓胡沈蔡陳許與楚同役而不同心可敗也其料敵審矣已而果于秋七月之戊辰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雞父與州來異名其地亦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之西南六十里距州來不遠則此師之爲吳所敗其爲與楚爭州來者豈不誠然乎哉胡傳云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帥以大夫故先頓胡沈而後蔡陳許以別君臣之義也此論爲久矣其稱君死曰滅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說本公羊釋之者曰君生得曰獲如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已其于君死曰滅他國無以證之又曰大夫生得曰獲如鄭宋戰于大棘獲宋華元是已其于大夫死亦曰獲他復無以證之惡可泥耶大抵胡子髡沈子逞之書滅謂其從敗軍以殁不得辨胡子沈子之猶爲君耳夫兵猶火也火炎崐岡玉石俱焚是爲滅之意與若其獲陳夏齧要只是執之以爲俘囚而止非既死而

戮其尸有如田事之必獻禽以供乾豆也凡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故胡子髡沈子逞之旣死亦與陳夏齧之生得名者同焉又凡軍之敗君重于師師重于士書胡子髡沈子逞滅重君也即眹書獲陳夏齧重師也彼士之況于君與師而因以滅且獲者尚可言哉嗟乎此一敗也頓胡沈自將之君惟頓子幸免于滅蔡陳許帥師之大夫惟蔡許大夫幸免於獲當其收合餘燼以還師非全沒亦傷所喪過半矣夫孰非由楚之欲爭來州以伐吳而致此哉而春秋但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絕無一字及于楚者蓋楚師居後獨使六國之師爲前驅耳六國敗奔而楚師亦奔汪氏克寬以爲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此于當時楚子之情事得實而經文之書法亦透出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管見去年夏六月。葢景王。而王室亂。亂于王子朝之閧。葢以圖篡代也。於是王子猛之立為王。自甚所而阻于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及秋而劉子單子得以王猛入于王城。未幾而冬十月王子猛卒。立其母弟敬王匄。其國即位。而居于王城也。惟王子朝據郊自保。亂未定。至今年春正月。敬王改元。晉人始圍郊以討王子朝。其勢不力。兆去、而還。王子朝復于秋七月攻王城。以偪逐敬王。王遂去。王城。而居于狄泉。王子朝入焉。而尹氏立王子朝為王。春秋書此敬王匄居于狄泉。似失其所。而特從尊號曰天王。以視前。王猛之。但稱王。若更有加焉。且王猛之已立為王。而未踰年。則猶得稱名。若敬王之為天王。則不可以稱天王匄矣。彼朝之為王子者。尚敢干天王乎。王子而必名為朝者。乃敢以干不名之天王乎。且王子朝之卒成篡代。乃由尹氏立之。尹氏何所受命。而王子朝竟為其所立也。其書法之辨定。亦極嚴矣。若夫狄泉所在。杜註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饒之入於城

内亦曰翟泉在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今堙盡曲說耳按
僖公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翟與狄雖通而文自別若狄泉即是翟泉春秋指
其池名凡兩見乃或從通用之字使其彼此互異殆未必
然且此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至二十六年冬
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其間閱四年而有敬王為東王子朝
為西王之號豈惟陋一王城而得容二王之並峙哉竊意
此敬王之居狄泉當與前王猛之居皇並謂在今河南府
之鞏縣乃得水經注云洛水過鞏縣東明樂泉注之水出
南原下三泉併發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谿泉也春秋
昭公二十三年師次于明谿者也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
南東周所居也本周之畿内鞏伯國昭公二十五年傳稱
尹文公涉于鞏取東訾弗克即於此也洛水又東瀆水注
之即古湟水也水出南原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黄亭
即皇地之證春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者謂此也洛
水又東北洞水發南谿石泉世亦名之為石泉也京相璠

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澗水東疑即此水也又逕盤谷塢東世又名之曰坎谷水司馬彪郡國志鞏有坎欿聚春秋傳公二十四年王出及坎欿服虔亦以為鞏東邑名也然則鞏縣之境其以泉名地者有矣又伊水合于洛經鞏縣入河僖公十一年傳稱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王城焚其東門戎即狄醜其中有以泉名者與其取伊洛二水以名無以異則其泉雖不可定指而亦必流入于鞏之境為狄醜之戎所雜居斯見泉者亦見狄乃共目為狄泉也與天王居于狄泉當復由劉子單子以之其不言以者意欲尊天王並借以識劉子單子之無能為不成夾輔之功使天下不免紫塵直同于孤立焉爾若尹氏立王子朝其後之出奔楚也有名伯毛伯而此不並及豈其立王子朝者初不與於事乎蓋以助王子朝之亂而成之尹氏為魁召伯毛伯為從於擅立獨舉其尼於擁以出奔並舉其從亦可互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管見　左傳云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為得其實者蓋昭公前以叔孫舍與季孫意如並加三命使為政知舍之失心公室欲用之以分意如之權其倚任者重矣由此年春正月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此季孫之所竊幸正昭公之所深憂也必嘗使人請于晉以釋叔孫不得命乃以其冬如晉而自請之比至河會公有疾度其力疾可以至晉固不可以力疾見晉侯也於是乃復則亦事之適然而莫如何者至公羊傳以為此言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汪氏克寬申之曰昭公是行本以請舍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春秋因其托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殆非定論

二十有四年

春

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婼至自晉

附見 去年冬公如晉。至河、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為服革也。且叔孫舍之在晉。抗節不撓。晉之諸大夫。敬而憚之。亦旋欲歸之。夫觀士彌牟逆舍於箕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舍受禮而歸。語見左傳。若前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意如。子復惠伯從至晉。復因韓宣子用中行穆子之言、使歸季孫。惠伯娕於逃命。請從於會以免宣子患之。語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能。乃使鮒見季孫曰、昔鮒也得

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則不至於今，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開諸吏，將館子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季孫懼，鮒先逃歸，惠伯待禮，語並見左傳，夫季孫意如之與叔孫舍，皆魯所為加三命以為國政者也，乃意如之被執而得至自晉，出於逃歸，彼季孫氏之氣燄炎炎，豈不蔑如也哉，至舍之亦被執，而得至自晉，由於受禮而歸，比叔孫氏之風標表表，豈不偉然也哉，故春秋書意如至自晉獨去其氏，書叔孫舍至自晉獨存其氏。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管見巢爲古巢伯國溯自文公十二年楚人圍巢而巢乃服楚非楚邑也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境至昭公十四年吳子夷末滅州來州來在今鳳陽府之壽州廬與鳳接壤巢虎州來之衆及夷末卒于僚立乃從以令昭之二十四年而滅巢也按巢由吳子僚滅之當亦吳公子光之所借以反其警焉者前襄公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巢卒以巢使牛臣隱於短墻而射之也公子光爲遏之子能無誓欲滅巢乎哉然自襄而昭於今越三十一年光不能自滅巢而僚滅之必深恨其先之未得立爲吳子莫由逞其志也而其欲代僚之意益勃勃矣以故此後四年光得伍員所求之勇士鱄設諸遂使弒其君僚厥昭公之二十七年夏四月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婼如宋

管見叔孫舍以去年二月至自晉其於季孫意如必大相俯仰豈猶可與共爲政哉且季孫之專橫自恣雖其君昭公之在國亦如寄耳舍復何能不舍此而他適耶因是而謝職閉閣忍而終歲使之今年正月朝服而朝借以辭公退則去魯以如宋有終焉之志也觀於夏有黃父之會首卿趙鞅以晉侯命徵諸侯之大夫魯獨使叔詣往而叔孫舍不與則其爲如宋不反可知矣至秋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是魯君辱在草莽矣自古君辱則臣死惟叔孫舍固真知之而允蹈之故自秋九月己亥至於冬十月戊辰總三十日而叔孫舍憤不欲生惟恐苟延旦夕遂自殺也其書卒者嘉其舍生取義與考終命無以異云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管見】按二十三年王室亂諸侯若不聞故王猛之居於皇與入於王城惟兩稱劉子單子以之而已及王子猛卒敬王立以二十四年改元晉人始圍郊以封子朝弗克而還亂役燒於是天王居於狄泉而尹氏立王子朝則子朝據有王城矣晉圍子朝於郊而弗克能使圍之於王城乎自是觀望踰一年而及今之二十五年夏乃得叔詣會晉趙鞅與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並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命以明年將納王趙氏鵬飛曰是時諸侯之政類出于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其私志不在是也實何補於王哉此論極允其猶有未盡者晉會諸侯之大夫以謀王室而齊獨不至然則此條書法罪晉之不競莫能勤恤王室者在言中罪齊之方張敢於背棄王室者尤在不言中也須並推之

有鸜鵒來巢

【管見】正字通鸜鵒亦名八哥。負暄雜錄曰、以南唐李主諱煜、因改鸜鵒為八哥、亦或有之矣。本草釋名云、此鳥好浴水。其睛瞿瞿然、故名、於其狀亦合。又集解言鸜鵒巢於鵲巢樹穴、及人家屋脊中。則皆得以巢稱、不宜泥看。爾雅翼鸜鵒似鵙而有幘、飛輒成羣。此書魯之鸜鵒來巢、蓋因其成羣以來、而訝之耳。周禮考工記謂鸜鵒不踰濟、濟水在齊魯間、魯不常有鸜鵒、值茲昭之二十五年夏。忽成羣來巢、豈將變其常性。而欲踰濟。耶。春秋亦與其鳥類之六鷁退飛過宋都者、並書之、特以記異云爾。至於因是以求事應、傳說多有存而不論可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管見】秋七月上辛大雩、上辛必在七月之旬以內、所以祈上帝也。其禮用天子之禮、至於季辛又雩、穀梁曰季者有

中之辭是則在七月之二旬以外矣豈可以此日禱上帝哉其不稱大雩而但曰雩則從諸侯之禮以禱於社稷及封內山川耳夫公之大雩又雩必皆不出乎七月之上辛季辛者何以故公羊曰是非雩也將聚徒以逐季氏也哄氏助以為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劉氏敞復拔於七月聚徒其攻之而不克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是固然矣但公之逐季氏者起兵動衆其謀先而舉事必早於此秋七月不能以已故因旱而上辛大雩季辛又雩特借名也殆將以其偪於強家而勢不兩立者然禱於上帝以希眷佑並然禱於社稷及封內山川以資翊輔也夫若正指為昭公之憂旱恤民乃不免於黷祀轉恐未確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管見】據左傳所載公以憤於季孫意如而聚徒以攻諸其室入之意如登臺其臺之為備益先具有守衛以為倉卒

職也之固者國之弗能克又有仲孫氏何忌及叔孫氏之司馬鬷戾皆為之援遂逐公徒公與臧孫昭伯如墓謀遂行春秋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稱孫諱奔也即聯書次于陽州次止也以待齊命陽州杜註齊魯境上邑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是也案襄二十一年齊閭丘嬰伐陽州杜註魯地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蓋陽州本屬魯而後為齊有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暨見野井杜註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今在齊河縣東濟河北岸胡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家氏鉉翁曰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行虛禮而誠不在焉任氏公輔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為名拒公之適己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強迫脅而出欲求救援以齊大國之力攻季氏至易也為君而伐臣至

順也。齊景公不知爲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按此年之十二月齊侯取鄆明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齊取魯地以處公則其先之公次于陽州與齊侯之唁公于野井者皆爲齊地景公固不容以尺土假諸公矣而左傳猶記其唁公之辭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此何志哉而後以十二月之取鄆處公畢乃事焉然則齊侯之無信又豈待久而後信乎以此證家氏任氏之說益見其確。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管見〕王氏葆曰叔孫舍之卒實爲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家氏鉉翁曰繼公孫于齊而書言舍之爲公死也。按二說最得春秋書卒之旨。蓋以叔孫舍之卒爲自裁則非神之應其祈而卒也其義烈已見矣至春秋書其卒而不地由春之書叔孫舍如宋以推則其卒于宋可知公在魯而忽以秋九月己亥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舍自宋聞

之。不忍其君之辱。而以死誓於于冬十月戊辰。因禱以自裁。夫非為公死乎。此其忠愛又何以加焉。嗚呼。大夫死曰卒。如叔孫舍者。是誠不愧其為大夫也與。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管見〕宣二年。鄭敗宋師于大棘。杜註。大棘。陳留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曲棘。里有棘城。此據以解敗宋之大棘。似未審。而于宋公之卒于曲棘。其所在則有徵矣。宋公何以卒于曲棘。左傳謂此年十一月。宋公為魯公故。如晉請納公。未出宋境。以己亥卒于曲棘。然求之經文。初不指言如晉。顧安得泥以為實乎。竊意此前之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猶親唁公于野井。則宋公之欲親往唁之。亦當不能已矣。然又未嘗指言如齊唁公者何哉。蓋以今年春。晉有執政之卿叔孫舍如宋。為惡季孫意如之專横忌尅。嘗不與同國也。未幾而秋九月。季孫意如逐其

君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魯臣之於季孫意如多助其惡無敢問其罪者叔孫舍自宋聞之憤不欲生遂於冬十月戊辰齊其志以告於神退則自殺宋公見其卒也亦迫欲救公以褒其義烈之狀與其忠愛之忱於是以十一月命駕而出則匪直若齊侯之主于唁公而已無何宋公猶在宋境遂以月之已亥卒于曲棘故春秋書此其於宋公之道卒概不指其發軔趨塗之何為但使讀之者按前文之書公孫于齊及書叔孫舍之如宋而卒于宋者一通觀之而其所由来亦大白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管見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矣家氏鉉翁曰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爾奚其罪李氏廉曰嘻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

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乃謂公已絕于魯而見逐於季氏為不君非經旨也其論定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管見　去年九月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在陽州北公蓋自陽州以往就齊侯也齊侯歸則公仍次于陽州矣知此稱公至自齊自齊之陽州云爾去年十二月齊侯取鄆以處公也陽州為齊地鄆為魯地故陽州曰次而鄆則稱居吳氏助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又胡傳云襄王已出而稱

居于蘇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有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諸侯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故諸侯守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按胡傳較啖氏之說尤透明

夏公圍成

管見去年冬十二月齊侯取鄆以處公彼季孫意如既逐公于魯都曲阜豈敢更禦齊侯以拒公使不容於其別邑之鄆乎故齊侯之取鄆甚易而公亦即以今年三月自齊居於鄆也由是齊侯自度以為挾公而有討于魯必有[illegible]於大義所至將與鄆同無敢抗者而遂侈然以納公為己任焉是足知此年夏之圍成雖自公請之亦必出于齊侯之因取鄆而決之矣成為仲孫氏之邑方公之孫于齊也由仲孫何忌殺郈昭伯而救季孫遂敗公徒則公之圍成

圍其憤所欲淺且成邑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寧陽在府城北五十里距魯都之曲阜為近齊侯將納公此非其道之扼要者乎但成非鄆比圍難必其圍成之得如取鄆耳計前襄公十五年齊侯靈公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是齊初未能克成也十六年齊侯靈公復伐我北鄙圍成則自魯以先年帥師城成郛而成之城益壯是齊亦卒未能克成也蓋三家以季氏為強三家之私邑又以成為固觀此後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其冬十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固莫得與其郈費俱墮也則成之不易克者審矣值此昭之二十六年夏齊侯以公圍成而欲納公在魯之季孫意如急令成人閉城固守作畏罪退匿之狀總以能戰而不戰者僞為不失其恭順而已彼齊侯之環而攻之豈敢定居豈不日戒而成不可以必克亦頓慮其曠日持久以老師也齊侯乃還故春秋書此不及齊侯而但曰公圍成直若此圍成者本未嘗

有齊侯又若此圍成者。雖有齊侯亦只與公無以别焉耳。所以恥齊侯也。至若左傳所載請齊侯欲納公以公圍成而弗克由于季孫意如行貨於齊齊人受之遂致齊魯之軍將聊爲炊鼻之戰。其相搏如兒戲然只殆憑空結撰以意爲之非事實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啓見此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益公之志耳。以此年夏圍成弗克欲圍再舉乃仍倚齊侯爲主而復約莒子邾子杞伯以攏於齊惟不信因重之以盟也。此在齊侯之心豈不料圍成弗克必不能去季孫以納公乎且莒邾皆在魯南鄙與季孫之費邑相鄰魯之公弱而季孫強亦已久矣莒子邾子其肯并力于公以與季孫爲敵讐哉至杞伯之國微又以二十四年秋杞伯郁釐卒悼公成新立則其無能爲固大概可知也。惟是公于七年春正月暨齊

平使叔孫舍如齊涖盟。魯與齊之釋怨敦好，幾二十年。適當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既唁之於野井，旋為之取鄆以居公，且謀以此年更圍成而遂納之，卒因弗克而還。齊侯亦嘗自謂其力盡矣。乃及其秋，而公復為會以盟于鄟陵，庸有濟乎，而齊侯猶不欲直辭以謝也。公欲會，亦從之會；公欲因會而盟，亦從之盟，蓋皆不獲已而應之焉爾。觀于明年之自春而冬，兩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又明年之春三月，則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彼齊之不足賴，而鄟陵之會為虛會，鄟陵之會而盟為虛盟，不既昭然大白也哉。鄟陵杜注地闕，按此以會而盟本公之志，則當自鄆以往會齊侯而就之盟也，其鄟陵必屬齊地，蓋與唁公之野井壤相接者。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一管見楚公子圍與楚公子棄疾皆弑君而自立之賊也及即位而公子圍更名虔公子棄疾更名居亦欲使天下後世改楚君繼統之次楚子麋之後即為虔無所謂圍楚子虔之後即為居亦無所謂棄疾所以滅弑君篡代之迹也而春秋于兩君者先皆不没其初名後皆正斥其所更之名則天下後世並知楚子虔與公子圍為一人楚子居與楚公子棄疾亦為一人則或在位十二年或在位十三年其為弑君篡代之跡安可滅哉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一管見成周即王城也在今河南府之洛陽縣昔武王既克商終夜不寐周公問焉武王曰吾未定天保何暇寐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此所謂定天保也周之王業於是乎成故曰成周歷二十五世積七百又二年而及茲昭公之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亦即成周也其特稱王城者以謂王猛得入而居之非王子朝之所可據欲以抑其僭焉耳至是年冬王子猛卒立敬王匄以昭之二十三年改元是得以天王稱矣於時王子朝之亂復熾遂致天王去王城而居于狄泉乃有尹氏立王子朝夫非立之于王城乎然王城為天王所居不得容王子朝之入也故王猛入於王城則書王子朝亦入於王城則不書其辨嚴矣然自是而王子朝號西王敬王之稱天王者號東王凡歷四年為今昭之二十六年冬十月傳言劉子單子以王自狄泉次于滑有晉之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亦惟是納之以入于王城而已而春秋於此冬十月乃特書天王入于成周而不言王城則何以故亦欲借以扶王室之衰而遏其亂萌耳昔成王纘武王之業而體其志乃復營成周為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知天祚明德有所底止矣庸可促乎亦越於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則天王之自狄泉而得入者猶是前定鼎郟鄏之成周也其卜世卜

年之數不遽盡且難量其將盡而復引而長之矣政知天王入於成周實爲天命非人力也彼王卿之有劉子單子熒起倉猝惟辦挾王以走狄泉之坐困者四年而徙望救於晉既絕無定亂之能至於晉以同姓大邦爵居侯伯一圍郊而逆還漢視王室之亂者亦四年而始令其卿知躒趙鞅帥師以納王苟使捫心自問皆罪無可解尚可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哉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管見]此尹氏召伯毛伯皆王朝世卿之後當時所號爲大家者其人亦非必顯要用事能與劉子單子相等故王子朝得援之爲私黨也尹氏系出吉甫之賢吉甫佐宣王中興其裔得世居卿位春秋以前有尹氏太師秉幽王之大壞以秉均亂政家父作節南山以刺之至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有書尹氏卒者譏其赴於諸侯不以名與先

三月庚戌之天王崩同。與八月庚辰之宋公和卒異也。此其僭侈相胥率以為因。而無足怪矣。故凡尹氏有為其後之子若孫。得襲其爵守其賜邑者。並蒙尹氏之令稱。而不改耳。杜注謂尹氏以其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未為確論。王子朝之亂黨。尹氏為魁。召伯毛伯為之從。其皆不斥其名而猶联舉其氏爵者。欲以著世卿之鬬通作難。罪以三成衆。亦並見亂黨之狡脫逃誅。竟無一就擒也。說者又或據公羊以為楚之去周為遠。而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自周奔楚。其所過之國皆未聞有所阻遏。乃遂以其緩追逸賊為諸侯罪。所見亦未審。前文公十六年。楚人與秦人巴人共伐庸滅之。而分其地。其庸都之近楚為今湖廣鄖陽府者。皆歸於楚矣。自鄖陽北出。即為今河南府之盧氏縣。盧氏距洛陽三百四十里。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其道實由於此。然則令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即因楚子伐戎至洛之道。為王子朝出洛奔楚之道。初不經諸侯之國。又安得以緩追逸

賊為譏侯非哉。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晉見去年秋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盟仍欲倚齊侯為主。復國。成也。故及今年春而公。如齊以請命。爲然春秋書甚繁。總稱公如齊即聯稱公至自齊是殆齊。侯托疾以公無由得見齊侯乃自齊反而居於鄆耳。高氏問曰武至自齊居於鄆者三。至自會居於鄆者一。至自乾侯凡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於外。不得其所不晉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管見】吳弑其君僚公子光之志也據傳記所載昭公二十年楚平王居殺伍奢其子員亡奔吳當僚立之五年員嘗語吳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員曰彼將有他志因爲之求勇士得鱄設諸耕於鄙以待之及茲昭之二十七年僚立既十二年矣其先年楚子居卒吳因楚喪而伐之僚之母弟公子掩餘燭庸使帥師圍潛亦使延州來季子聘於晉會吳兵爲楚兵絕其後不得還公子光曰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吳無奈我何乃伏甲於窟室而請享僚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户席皆僚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窟室鱄設諸寘匕首於炙魚中以進手匕首刺僚遂弑之僚之弑其力出於鱄設諸而其爲光謀者實爲伍員也員亡命於吳固依僚以苟活矣乃卽私於光而畫謀以卒弑僚此其逞智爲逆復何所不可哉故春秋不暇明正其罪於公子光乃特指其國而書之曰吳弑其君僚

其意殆以稱吳者對楚言之使知伍員無讐於吳吳既由以弑其君僚矣則伍員之有學於楚而然因吳以報者在楚之新君軫與楚之先君居不誠極危也耶盖僚弑而公子光立舉伍員爲行人與謀國事此爲報楚之讐矣闔八年爲定公之四年由蔡侯質其子於吳而請伐楚吳子許之伍員從當是年冬十一月庚午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楚子西走涉雎濟江入於雲中楚子寢有盜攻之以戈擊王夫亦猶是吳士鱄設諸之凶悍耳幸而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其肩楚子得免不然楚固弑其君軫矣及楚子奔鄖鄖公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夫亦猶是共亡臣伍員之怨怒耳幸而鄖公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必犯是余將殺女楚子復得免不然楚仍弑其君軫矣自後鄖公辛乃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於隨索楚子時子期似王欲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楚實存隨難而

棄之不可以事君吳人聞之雖不欲而心知隨之小而固非如鄖之可哭入也乃還但隨之所由辭吳人者初以爐金嘗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使無以楚子與吳幷欲脫子期是楚子之卒得免以不負子期之欲代楚子者尤幸賴有要言於隨之爐金矣苟或不然隨出楚子以與吳人彼楚之亡臣伍員在吳師中必殺楚王詎不見爲楚終弑其君軫乎至于吳人退而去隨楚子雖誠得免而伍員之欲反父讐其憤未得洩也乃叓出平王楚子居之尸而鞭之嗚乎此較之弑其君者罪尤大惡尤極矣而要皆自此年之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而以伍員爲謀主者始也楚子軫初不知戒而春秋書此則固怵然心動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啓見此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之母弟公子掩餘公子燭庸方帥師圍楚之潛弗克因楚之左尹郤宛與工尹壽

師師至潛而扼其歸塗不能退吳鬭公子光在國乘幾篡代用伍員之謀而使鱄設諸刺王二公子以王之母弟擁兵在外其難必旋及之危在旦夕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其師之皆潰亦可知矣此役也吳未嘗與楚戰而其將奔師潰與戰而敗績何以異焉吳師同于戰而敗績則楚師亦同于戰而有功矣然據左傳敘列諸將如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豈嘗閒其至潛而救之哉至左司馬沈尹戌帥其都君子之在都邑有復除者與王之養馬官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遇則止駐其所而待之矣且其地為窮縣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非能及潛之在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者則亦未嘗有以救之已耳若夫令尹子常名囊瓦秉政當國惟以舟師及河汭而還河汭在沙河入淮處屬今鳳陽府之懷遠縣以視窮之距潛為益遠雖欲救之如之何其可及乎是則楚之師還論功惟郤宛與壽兩人而止而郤宛又其最也令尹囊瓦必深嫉之而又有承其意以進讒者為費無極其時悉從令尹于軍而還自

河汭。因以語令尹曰。救潛之師。本可得志於吳。郤宛取賂焉。乃息還師。又誤君師。使皆以其師退。曰。乘亂不祥。夫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此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也。楚之軍法最嚴。有失機不進下。令而沮衆心。復加以貪納敵賂。是必以殺無赦論其罪矣。又去年秋九月。楚子居卒。立太子軫。纔及此年改元。勢當倚任令尹。明罰斷刑。皆由之。而費无遂得逞其忌克誣陷之私。此楚之所由殺其大夫郤宛也。與令尹囊瓦殺郤宛。而春秋書楚殺者。欲以見令尹囊瓦之得專楚。不復知其有楚子。而於殺其大夫郤宛。亦不復知其為楚子殺之云爾。

秋。晉士鞅、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晉見〕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前二十五年夏。晉以謀王室而會于黃父

此二十七年秋晉復以戍成周而會于扈皆會諸侯之大夫也然齊不與黃父之會鄭猶在焉及茲扈為鄭地而其會乃復無鄭則晉業之日衰國有號令不行於諸侯之大夫者矣至鄭以外諸小國其大夫亦嘗會於黃父而不會於扈國不足為有無也晉何以欲戍成周去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晉納之也其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豈不亦慮其擬楚以圖成周也哉故晉猶假諸侯之力相與戍之以卒成納王之舉乃皆名其大夫以會于扈斗戍成周之說安所據觀後之三十二年冬當晉定公時晉以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傳言王請於晉曰諸侯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若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然則戍成周者以其城壞故爾但諸侯之遣戍或至或不至其至者亦多無足賴與不至畧同因是而春秋於後之城成周則書於今之戍成周則不書也若傳稱此會于扈者宋衛皆利納公大夫樂祁犂北宮喜固請於晉士鞅

士鞅辭轉極情抑公以張季孫其言皆背義傷道誣天蔑倫非復人語何物士鞅而敢肆無忌憚若此且宋衛大夫固請於士鞅以納公公當側聞之也是宜如宋衛矣胡以是年冬公復如齊哉又士鞅不欲納公而以悖辭却宋衛大夫公亦當側聞之也是宜終如冬之至自齊居於鄆矣胡以明年之春三月公乃如晉哉從可知扈之會惟是令戍成周而已以為並謀納公者固不可盡信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管見家氏鉉翁曰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及茲昭二十七年邾快又來奔季孫意如復納之宿與意如世濟其惡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藪罪可勝誅

乎。快絳邾大夫。徵者耳。春秋特錄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至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從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於叛詳書之者。誅叛人。責誅季氏也。高氏閎曰。邾庶其與莒牟夷黑肱。俱以三叛人竊而快亦其徒耳。魯之彊臣季孫意如逐君而據其國。則邾快之不臣。而叛。君輒去。其國以來奔者。亦以類相從而已。按二說並歸罪季孫氏。最得春秋之旨。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管見猶是此二十七年耳。春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冬復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不增省一字。則是公之再如齊者。齊侯仍託疾以辭公。公仍未得見齊侯也。亦稔知去年秋之會鄟陵為虛會。會而盟於鄟陵為虛盟矣。以

故於明年之春三月。公如晉。其志。乃不欲更如齊云。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管見〕史記稱曹悼公立九年。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卒於宋。歸葬。此於謚悼之意亦似之。然春秋及左傳皆無文。史記何所據而云然耶。且是時為宋景公欒。由昭之二十五年。宋元公佐卒于曲棘。景公始立纔二年。乃敢因曹悼公來朝而囚之。使卒于宋。於事理太遠。其為不然必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管見〕乾侯杜注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闞駰曰。地多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古城

乾侯雖為晉邑其距晉都甚遠次于乾侯即使以難告於晉而待其命也晉人惟公之被逐而待於齊既四年齊無能為乃轉而求援於晉故卻公使而有言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初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可乎語見左傳此甥舅謂齊也欲令齊送君則齊之不來逆必矣於是此年之春三月公如晉次於乾侯始忍而待晉之有後命否耳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管見此年自夏及冬。聯書鄭伯滕子之卒葬。魯必使人弔其卒。會其葬矣。然皆季孫意如主之。公則自其孫於齊而居鄆者。既三年。復以此年之春三月自鄆如晉而次于乾侯也。噫。魯之季孫意如。猶討及於他國之死君。以為禮不可缺。乃於我國之生君淹恤在外者。竟置焉若忘。可不謂喪其本心絕無人理也哉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管見昨二十八年春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欲以待晉命也。既盡一年。而晉若罔聞知。非但不謀納公。即唁公者亦

未嘗有說公之次于乾侯及此二十九年春而公復至自乾侯居于鄆焉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殆以二十七年旬春及冬公嘗將如齊而不獲一見必憤其抵疾以辭者貴爲有心固拒也因於公之至自乾侯居于鄆使高張來唁公以解之耳然前之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其孫於齊次于陽州不得居其國也今高張唁公于至自乾侯居于鄆其唁之必謂齊弱無力齊侯猶得取鄆以居公乃晉之不競遂至靡然沮避絕無志於諸侯而於宗國之難亦復膜視其將若之何於時公聞之以爲唁本虛文且費高張之口脣聞猶以齊侯之取鄆爲有德乃益憤焉故當高張謝去而公復如晉次于乾侯蓋舍此而不顧也其如晉者豈猶有望於晉哉其如晉而次于乾侯者豈猶欲反而居於齊侯所取之鄆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管見此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穀梁傳載季孫意如之言曰。叔詣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注訓叔詣欲納公。乃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夫非獨欲著季孫意如之背誕若此哉。然就其言以思叔詣之志行。亦得藉徵其梗概焉。蓋其所云欲納公者。此即叔詣之志矣。其所云無病而死者。必為欲納公而弗克。卒無若季孫意如何。遂恚憤不食而死也。此即叔詣之行矣。故取貴於春秋而書其卒。見叔詣之死賢於生。不愧其兄叔輒叔鞅。亦不愧其父叔弓。並不愧其祖叔肸。直可與叔孫氏之有叔孫舍者。皆矢心於義烈忠愛。以完名全節也夫。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管見公以春如晉。次于乾侯。至冬十月而鄆潰。杜注謂為鄆人之叛公者。殆未審也。孔氏穎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

來嘗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而鄆人潰當是季孫意如逼之使然歟公不得更來焉耳此論極允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管見胡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孫之專國也此得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正旨矣而又有餘意當指出者蓋在為定辭非次之謂也公自此年以後不思自乾侯以如晉都亦不復思自乾侯反於鄆以居魯邑則公之在乾侯為有定矣且在有存義焉可與三十二年之公薨于乾侯反對薨則不可以言在也從可知此後三年之春王正月皆必書公在乾侯者亦猶得幸公之尚存焉耳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管見］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按晉自晉成公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書葬至襄公十五年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昭公十年七月戊午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昭公十六年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十月葬晉昭公皆以三月而葬葬晉實爲常矣何暇一一執先王定制以議其速哉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管見］徐子章羽書其爵亦書其名皆所以罪吴也吴之滅徐特以吴公子掩餘奔徐故豈徐有當滅之罪乎是則直書其爵矣然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之然春秋書諸侯失國而出奔者凡十有五亦有不生名者何以此徐之爲吴

滅而非其罪徐子章羽獨不得從此例耶揆其必名之意非罪徐子之失國奔楚特欲罪吳之暴滅諸侯其惡視楚為尤甚耳以近事徵之昭公八年楚子虔滅陳陳侯不名十一年楚子虔滅蔡蔡侯亦不名至十三年而楚子居並復陳侯蔡侯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于陳然後皆名之欲使無忘其先之失國以為戒也若此吳之滅徐及春秋之終絕不復見有徐子吳滅則竟滅而徐子不得不以名書以此著其暴滅諸侯之罪可不謂吳之惡視楚為尤甚哉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管見 據左傳所載晉侯將以師納公季氏本曰晉定公初立有嗣霸之志觀後之城成周及會于召陵侵楚則納公之意不可謂無也於時晉執政士鞅說晉侯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此亦巧於沮晉侯納公之師矣非士鞅之受賂以庇季孫胡能致是哉及晉侯召季孫士鞅復使私焉曰子必來我任其無咎其所使私者殆即季孫意如所會之荀躒與荀躒阿事士鞅亦受季孫之賂乃期意如以會于適歷其地固先定焉適歷當是在晉都之近郊者意如以晉侯之名如晉豈敢憚行而次于遠乎至於會晉荀躒荀躒偽以何故出君周有常刑咸之而意如則早辦一練冠麻衣跣行之狀亦欲假托於有罪而罹於刑者為之自首而身而足皆變於常得以自明其貌損憔悴有如此冠質不厭即為練冠衣材不絲即為麻衣不得執喪禮之有練冠麻衣立鮮且其稱跣行者亦非赤足之謂君子不徒行或徒行而舍命屨則無以責其跣與跣行何以異焉當是之時荀躒亢而言季孫意如則

代而封其封之辭若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若以晉之覇令從得從君以師則固臣之願也又敢有異志乎於是荀躒白于士鞅士鞅與荀躒同徵於晉侯爲之指其狀述其辭而季孫意如之非侍不臣也決矣此在晉侯之心納公之師既可以罷大事不即思面質季孫意如而遣之俾得從君以歸乎哉而士鞅之與荀躒仍因受賂以卒庇季孫必言意如之畏罪正服其猶是練冠麻衣跣行者不宜引以登朝覲君惟是使之舍于近郊以待命爲可耳晉侯然之以故於夏四月乃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挈季孫意如以往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備見薛杜注魯國薛縣今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季氏本曰薛自魯桓公以來服屬於宋魯雖與薛同盟猶以宋屬待之故此薛獻公穀以前魯無有弔其卒會其葬者自本脫之三十一年乃書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

楚薛獻公是時公在乾侯其於薛之弔楚備禮誰實使之哉蓋三家專魯季氏為最薛獻公叙始附之是乃季孫意如之所欲私厚者與稷此說可從但季孫之私厚於薛還當推見所由来耳觀此前之二十五年晉會諸侯之大夫以謀王室令皆輸王粟具成人傳謂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王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是宋之背誕為已極矣至此後之明年為三十二年晉復會諸侯之大夫謀城成周其十二月公薨蹐年為定公元年其三月令與城成周之役傳役謂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于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卑正異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然則宋之陵虐又誰能堪比乎從可知降屬丁未雖未嘗顯與為絶國早陰結於魯之彊家以儕厥

矣。薛陰結之魯。三家。遂私厚之。當此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季孫意如猶在晉。而仲孫叔孫氏必有使入弔。其卒者。若其秋葬薛獻公。季孫意如已至自晉。必又有以薛伯穀之卒。幸仲孫叔孫氏之不缺於弔。亦即因其葬薛獻公。而自謀使人會其葬者。以此申季氏本之說。似益明暢。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管見左傳云。夏四月。季孫意如從荀躒于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於是季孫歸。公之在乾侯者。如故。陸氏淳曰。荀躒之唁公。在晉地故不言來。劉氏敞曰。季孫意如既會荀躒于適歷矣。而晉侯

復使荀躒唁公其唁公者使之入也家氏鉉翁曰晉定公初立即欲納公而卒沮于士鞅荀躒權移于下志不獲伸耳柔纂棠左氏稱適歷之會意如顧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言豈本心哉晉使荀躒唁公而勸公以入亦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管見許氏翰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相從也按此說最得經旨當據其意而申之蓋季孫以二十五年逐公專魯及二十七年而勢將定其冬遂有邾快來奔季孫納之亦越茲三十一年晉將納公而召季孫危矣乃復得歸而以使塟薛獻公道過於邾則終晏然無恙而其勢益孔固矣於時復有與邾快相繼而以濫來奔者濫杜

注。東海昌慮縣。今昌慮故城在山東兖州府滕縣西北。是濫。本。邾邑。而。黑。肱。之。為。邾。臣。必。可。知。也。然春秋前書邾快而此獨不書邾黑肱。挾其去邾字之意。益以邾邑之有濫黑。肱。為長。快。即。其佐。耳。其。心。並。以。濫。與。戴。接壤。衍成邾而歸季孫。使。得。與。戴。為。唇齒。相。依。則。濫。可。割據。而有。之。也。因先使快來奔。以嘗其足類與否。既盡三年。而。公。將。以。乾。侯。終。其漠然坐視者。晉。亦。與。齊。無。以。異。魯。務。獨知有季孫而已。因是而黑肱之叛志決。遂以濫來奔也。然則黑肱之與快。雖兩人而實一心。其以濫來奔者。猶。是。快。之。所。共。謀。而合。者。也。故春秋書此。特為之。並黑。肱。于。快。而。以。一。邾。字。統之。使讀者悟其來奔之先。後。中。間。雖。隔。以。三。年。究。之。可。作。一。日觀。也。分。書。詎。有。別。於。聯。書。乎。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管見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案左傳定公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墓地。非是邾邑也。此說辨闞字極確。當從之。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杜注。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今山東兖州汶上縣西有闞亭。在南旺湖中。殆即此所謂闞者。但闞之有墓。冢人銓翁即概指為魯羣公墓者亦混。致明一統志。魯公墓在曲阜縣東八里。修壠蔓延不絕。皆周魯諸公所葬。其西葬伯禽。其南葬文公。曲阜為魯都。距汶上之闞約一百數十里。或自文公以後。宣成及襄為昭公以前之三世。皆葬于闞焉耳。闞為墓地。何以言取蓋因此三十二年春正月。公在乾侯。亦竊自料死期將至不得入廟。特思於墓哭之。亦不得至曲阜之墓。特思於闞之墓哭之。而猶慮其自乾侯入魯。季孫意如雖不敢興師勒拒。而於前所居之鄆。亦嘗以季孫誘之而遂潰也。鄆在

闞西將如闞道必經鄆其或奸人竊發豈得不警備乎於是齊起公徒為衛被甲執兵銜枚疾走其狀我與齊侯之先欲居公而取鄆者無以異焉故春秋不書如闞而書取闞欲昔公之得至於闞以哭其墓實有戒心而見為亦倉皇亦狼狽者固若此其甚也於闞且然彼自魯公以下歷十七君而至文公其墓在魯都曲阜之東尚敢冀幸其覲至我當是之時度公亦唯望拜於闞而已遂急去魯而以晉地之乾侯終

夏吳伐越

俗見高氏閌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于越此謂欲復前嘗之怨也家氏鉉翁曰吳方抗楚懼越之議其後故先伐之此謂欲防後顧之患也二說須合看其義始完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管見左傳云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魏子南面干君位以令事衛彪傒非之又使士彌牟營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諸侯之大夫者而致諸王卿劉子韓簡子但臨之以為成命韓簡子即韓不信臨之謂履其事則主於巡視而止成命為魏舒之命是非韓不信之所敢易矣蓋其時魏舒為政汰侈特甚值茲如京師以會城成周其於大夫之為列卿者若魯仲孫何忌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皆不屑與之為伍至其他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其大夫並微不得以名見則尤視之若無有矣故此會晉為之主春秋但舉韓不

氣而不及魏舒欲著其如京師而俯面令事安自尊大報以身在諸侯之卿大夫中其地分固有獨而無對焉爾若夫所謂城成周者即是城王城也昔武王克商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以為周之王業於是始成因以成周號焉惟其地設兵駐防天子特以狩田歲一至非常居之鎬京者比歟平時皆繫之王而曰王城令證之於詩王城在洛小雅瞻彼洛矣之思古者首章曰靺韐有奭以作六師是固作王城之六師以行狩也而其二三章曰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家室家邦指天下言家室指鎬京言洛邑之王城居天下之中為鎬京門戶君子憑是以萬年保其家邦家室此于成周之義不既昭灼已哉又小雅車攻之美宣王復古者首章曰駕言徂東二章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則亦猶是至洛之王城以作六師也時則諸侯會同有繹並從王于狩以助舉柴殆無異於西都鎬京之以時會同者矣因是其卒章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此其歸美宣王之中興又使成周之遺業瀕衰復振不尤昭灼

已哉舊說或以成周為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地惡且狹小不足容衆故王請于晉而晉合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蓋因二十六年冬十月先書天王入于成周然後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似乎入成周非入王城故生此異論耳不知敬王之入成周苟非王城彼子朝之僭立而非〻城者何故輙自奔耶惟王氏沿曰天子反正然後罪人成服此足推見當時之入者進偪奔者急遁天王入于成周之王城子朝即奔自成周之王城入與奔皆不得有兩日爾何疑有兩地乎總之洛都以成周為本名以王城為加名春秋書法其分見者意各有屬而其實則成周王城一而已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管見〕左傳云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劉氏本曰昭公八年於外齊晉皆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

各校于大夫黨同伐異惟季氏之所爲其君並畏其偪毋其欺而卒莫之問與按此說最中當時情事惟末稱季孫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愛之澤流入人者未遠忘則不免近於誕矣又汪氏克寬曰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憚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所見與劉說之近誕者略同至其論斷史墨謂其言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者於貢昭公而容黜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深與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可以告人臣者也舉天下之强臣而爲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啟之是則不失春秋之義也夫